

我的老家

方家河头村

□方名列 文/摄

方家河头村，旧属三北地区（慈北、镇北、姚北），现为慈溪市龙山镇下辖村。据记载，早在晋唐之际就已形成村落，距今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

对于方家河头村名的来历，有两大要素，其一，村里大多为方姓人家。其二，从外有一条小河流经，到村口戛然而止，也就是河到头之意。

这千年古村历经风雨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在新农村建设中，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。2019年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。青山环抱溪水潺，粉墙黛瓦炊烟袅，方家河头村现已成为网红打卡地，节假日更是摩肩接踵，游人如织。



村里的香溪



村景

A 村里有条老街，不知始于何时？自下至上，沿山体而建，红石板路面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老街可说是村里的中心。两旁有店铺十几家，剃头店、豆腐店、打铁铺等，规模最大的要数供销社的门市部，一长溜的木排门卸下，里面有烟酒糖果、油盐酱醋、针头线脑等，早上还卖猪肉。橱窗里一年四季摆放着三北特产——豆酥糖，在那票证年代，豆酥糖亦不用凭票，成为乡人的伴手礼。另有化肥、农药等农用物资供应。

老街，早晚两个时段是最为热闹的。每天东方欲晓，雄鸡一唱，唤醒了沉睡的村庄。乡人们有的提篮上街买东西，有的把地作货拿到街上摆摊，熙熙攘攘，你来我往，老街俨然成了集市。

晚饭后，乡人们三三两两来到老街，或蹲或站，或坐在台阶上，讲大道。有说国家大事的，有说今年收成的，还有东家长西家短的。供销社门市部的上方，挂着一只有线广播，这个小匣子可说是乡人们了解国内外形势的窗口。

老街的上方，有幢被叫做“洋房”的老房子。约建于1910年，中西合璧，是一位方姓族人在湖北汉口做眼镜生意，发迹后建造的。房子坐南朝北，四间两厢房，一楼大厅采用当时先进的水泥磨石子，平顶雕有西洋图案。后来这里曾是村委会所在地，记得二楼还有一张乒乓球桌，我与小伙伴们一起，也曾经在那推挡抽杀过。现在，房子早已破败，结构也已改变，但整体框架还在，仍能显示出当年的辉煌。

供销社门市部的斜对面，有一个大会堂，当年是乡人们开会学习的地方，亦是看戏、表演节目之处。记得有一次，县里的文艺宣传队来演出，大会堂里虽然没有座位，但热情的观众自带竹椅板凳挤满了整个会堂，连窗台上也坐满了小孩。

村里有所“方兴小学”，创立于1922年，由当时村里几位热心教育的乡人发起，在外的乡人共同捐资兴办的，我祖父也曾捐过款。众多方姓后人，包括我父亲及叔伯们均在“方兴小学”读过书，为日后的人生打下了文化基础。后“方兴小学”几经调整，现已成为村幼儿园。

B 我于三岁那年，父母把我送到方家河头村，寄养在祖母家，一直到上小学为止。在这四五年的光景里，我与祖母日夜相伴，感情渐深。记得公社化那年，吃食堂饭。一次祖母去食堂打饭，祖母家隔壁的隔壁突燃大火，祖母得知消息，马上慌忙折回，喊着我的名字，见我在对面大婶家安然无恙，始放下心来。至今，祖母手拎红提桶，颠着一双小脚，急匆匆赶回来的场景还留存在我的脑海中。

我祖母生性善良，为人热情。邻居们平时出工去，晾晒的衣服及农作物等，遇雨时，祖母总会帮忙收进。有小孩要照料的，祖母也会伸出援助之手。记得有一邻居，身体有点毛病，她育有一双儿女，平时不善养护，几乎每天都来祖母家。祖母看着小孩穿着邋里邋遢、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实在可怜，就帮着照看，有时还管饭。

每到炎热的夏天，祖母一早总会把两个房间的地板拖干净。邻居家的男人们“双抢”劳累回来，中午不约而同，三三两两地倒在地板上，过堂风一吹，鼾声四起。好心有好报，由此，邻居们送来的地作货也是四季不断。一天晚上，有人敲门，打开一看，是邻居叔叔，他浑身泥巴，手中用草拎着一只乌鳢鱼，说是一湖水干涸，刚捉来的。祖母连夜煮好，其鲜美可口的鱼肉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祖母家门前有条溪，溪水潺潺流过。屋后有道岗，岗上有座“老虎凉亭”。关于这亭名的来历，还有一个传说：说是当年山上有一只老虎，常下来伤人。有一乡人自告奋勇，上山打虎，终把老虎打死，自己也为老虎所害。村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在打虎处造了一座凉亭，命名为“老虎凉亭”。

儿时，常与小伙伴们一起到“老虎凉亭”掏老虎屎（尿）。起始很好奇，何来“老虎屎”？不想，真的从岗上的沙土中掏出一粒粒火柴头般大小的黑色颗粒，原来那是一种铁矿。乡人中也不乏才子，想象力这般丰富，就地取材，与老虎联系在了一起。后来，据说村里还请专业部门来勘察过，说是没有开采的价值。

C 如今，老家还有祖上留下来的几间老房子，几经修缮，原本关着，今年初，乡人来电，说是有人想租。于是即去老家整理一番，在一堆杂物中，发现一只小畚斗。随手拿起一看，小畚斗是用竹篾编成的。用手拂去灰尘，竹篾已经泛红，想是有些年头了。再一看，发现小畚斗上有竖排的三行字，字是黑色，用毛笔写的，拿到光亮处，仔细辨认。右边的两个字是“方宅”；左边的两个字，是我祖父的名字，说明这只小畚斗是我祖上的物品。

在农村，以往有这样的习惯，家里添置了什么物件，总会写上名字、年月，譬如扁担、箩筐、竹椅等，一看就知，这是谁家的东西。

这小畚斗上中间的三个字，可能是年月的标注，但根本无法与数字靠拢，一时半会认不出。回到家后，我用湿抹布把小畚斗擦得干干净净，竹篾竟显出了光亮，像是有了包浆。拿尺量了一下，小畚斗的口长有21厘米，高16厘米。畚斗的边沿外用篾青，内用篾白，再用白色细藤条包扎，口沿的竹篾里有一根细棕绳支撑。底下有几根竹篾虽已断裂残缺，但整体仍质地良好。小畚斗做工精细，小巧玲珑，以前想是用来装黄豆、芝麻、绿豆等物品的。

当晚，我睡在床上，心想，这只小畚斗应该是我祖父在世时添置的。因一般农村里出面的都是男主人。我祖父患病，早年就去世了，我们孙辈都没见过。后来添置的物件，我祖母总会写上我大伯的名字。

几天后，我再次拿起那只小畚斗，戴上老花镜，仔细辨认那中间的三个字。不一会，前面两字看出来，是“己巳”，心中顿时一亮，这应该是年号了，后面一个字的上部好像是“两个口”，难道是“器”，“己巳器”？啥意思？再反复辨认，终于，“己巳置”三个字立马在我脑海中跳了出来。一阵激动，上网一查，“己巳”相对应的年份是1869、1929、1989，六十年一个轮回。1869年，想我祖父远未出生，而1989年呢？我祖父早已去世，采用排除法，那就说明小畚斗是在1929年添置的，距今竟有94年的历史。

老家的山水、童年的往事，一直珍藏在我的心底。每年清明时节，我总会回方家河头村，祭扫祖墓，再看看老家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

璧六房门头